

## 也门内战重燃：暴力破局还是苦难循环？

文 / 李亚男



2026年1月10日，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支持者在亚丁举行集会。

自2025年10月以色列与 Hamas 达成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中东局势似乎迎来短暂降温。但两个月后，也门内战烽烟突起，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政府军在南部爆发激烈冲突，沙特强势介入力挺也门政府，并将矛头指向南方过渡委员会背后的阿联酋。这场突如其来的纷争再次将也门内战拉回聚光灯下。

### 内战中的内战

也门社会结构高度部落化，国内政治和武装派系林立早就是常态。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冲击也门，萨利赫政府倒台，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乱局由此开启。2014年，北部军政组织胡塞武装因对新宪法草案不满，起兵攻占首都萨那，引爆内战，随后各股力量围绕权力争夺逐渐形成两个阵营、三方五派的碎片化格局。其中，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是主要冲突方；前总统萨利赫及其追随者因不甘失去权

力，加入胡塞阵营；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一度想趁乱独立，但受胡塞武装扩张压力所迫，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斡旋下与也门政府结成权宜联盟。

2017年后，随着萨利赫在和胡塞武装的内讧中丧命、地区极端主义势头因“伊斯兰国”溃败而遭遏制，也门政府、南方分离主义势力、胡塞武装成为也门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南方分离主义势力因实控红海和亚丁湾沿岸若干重要港口而受阿联酋青睐，在其支持下成立南方过渡委员会；也门政府则紧握“国际合法性”，依靠沙特强力支持，占据东北部省份和关键油气产区，充当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确保边境安全的战略缓冲带；胡塞武装作为什叶派力量，被视为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营”成员，稳控萨那及西北部人口稠密区。三方与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捆绑，呈现势均力敌态势，推动也门内战进入僵持期。

但这种格局注定难以持久。一方面，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

政府间的分歧只是被搁置，并未被解决；另一方面，双方的战时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沙特和阿联酋遏制伊朗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合作，缺乏稳固的内在基础。2025年12月，南方过渡委员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也门政府控制的哈德拉毛省、迈赫拉省等地，占领历史上南也门所属大部分地区。这标志着反胡塞阵营的分裂，内战中爆发的内战进一步击碎了也门本就分崩离析的政治版图。沙特支持政府军强力反击并喊话阿联酋，也标志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公开化。

### 僵局中的冒险

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过渡委员会代表南方分离主义的利益，该运动兴起于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后。当时北方派主导中央政府，且有意在政治经济领域将南方派边缘化，引发南部社会精英与民众强烈不满。1994年，也门南部尝

试“再独立”，终因实力不敌而失败。数十年来，分离主义的社会根源持续深化。此轮内战中，南方势力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与也门政府背道而驰，他们不追求国家统一，只想实现权力洗牌；与政府结盟更多是想借力阻止胡塞南下、保住地盘，并借机积攒筹码、好在战后分得更多蛋糕。

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外溢，改变了也门内战局势。一是战场僵局固化。胡塞武装声援哈马斯搅动红海，抗住美英联军打击，展示了实力也赢得了名声，在军事上被彻底打败的可能性变小；同时，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失势，也导致胡塞武装失去外援直面以色列围堵，无力再大举扩张。二是和平谈判停滞。2025年1月，美国再次将胡塞武装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收紧制裁并切断其外交渠道。特朗普对也门和平不感兴趣，各方谈判很难再回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的轨道。在这种打不动也谈不成的情况下，也门政府作为盟友的军事和政治价值都不复存在，南方过渡委员会认为时机已到，想以武力改变现状、以“既成事实”倒逼合法性。

更关键的是，地区格局变化助长了南方过渡委员会“单飞”的信心。两年多来，以色列倚美横行，在中东树立起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伊朗地区影响力遭受重创；阿拉伯国家则避其锋芒。南方过渡委员会认为沙特、伊朗等各方继续深度介入也门局势的

意愿不足，而以色列有望成为新的“可靠外力”；其“金主”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以及双方在红海沿岸战略协调日渐增多的新态势，也为南方过渡委员会平添了底气。2025年9月，过渡委员会主席祖拜迪称，“独立的南也门”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12月，该组织便高举南也门“国旗”发起军事冲锋。但它低估了沙特介入的决心，也高估了阿联酋的意愿。沙特将也门视为核心安全利益，既不允许伊朗的盟友掌握其政权，也无法接受阿联酋甚或以色列“代理人”居于卧榻之侧。在连续警告无效后，沙特在同月底空袭也门南部，强硬要求阿联酋军队限期全部撤出；随后支持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阿联酋否认在也门“扮演不当角色”并“自愿”撤军。南方过渡委员会失去依靠，兵败如山，被迫解散机构。

### 问题背后的问题


当前，乱局似乎正在平息。沙特再次确立了在也门的主导地位，召集南方各派对话，支持也门政府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整合所有反胡塞力量，并宣布投资五亿美元用于也门南部基建项目，意图以发展弥合政治裂痕。

但这些手段能否奏效尚需观察。南方过渡委员会虽在军事上失败，但并没有失去全部政治

支持。近期也门南部多地爆发集会，声援南方过渡委员会，呼吁南方独立。这预示着也门政府在重组国家机构、全面控制“所有非胡塞武装占领区”后，将面临比战场争夺更为棘手的挑战。当也门政府军力不足无法实现高压管控，当“战胜胡塞”的前景日益黯淡，各派圈地盘、保实力、争利益的小算盘难保不会引发新的动乱。

即便反胡塞阵营能成功整合，沙特及也门政府还面临对胡塞武装战与和的两难抉择。

“战”意味着也门将重回2023年前的暴力漩涡；“和”则需解决更加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当前也门既没有能被各方认可的政治人物出面统筹，也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力量实施有效监督，和谈能否跳出过往十年间谈谈打打的怪圈也未可知。

更为悲观的是，分裂的也门早已成为中东地缘博弈的棋盘。国内各方势力争夺不仅是治理失败和固有矛盾累积叠加的恶果，还是地区国家利益冲突的“镜像”。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放弃在中东的大国责任，地区秩序加速崩坏，各国在乱局中既要自保又要抢抓筹码，迫切需要寻找代理人 and 战略支点。这不仅将推高中东地缘动荡风险，还恐将本就困于干涉与分裂的也门拖入更深的苦难循环。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